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六十目錄

江西廣信府 南康府
九江府

劉隆　王賢

史中　游瑞

豐慶以上九江府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六十

江西 廣信府 南康府 九江府

陳修

陳修字伯昂廣信府上饒人元末甲辰歲附王師平浙江首擢理官講畫律令崇寛厚而省煩苛復倫愛而黜苛息簡明正大四方翕然知有一統之制作由此始焉繼又謂兵刑之大者也唐世府兵之制稍爲近古而未精密乃擢兵部郎中修選任將帥愛養士卒令内外相繼兵農相資遂爲萬世法　太祖初即位山東新下念濟南重經王氏之亂民塗炭已甚

大將多練兵屯田其間非修莫可治遂擢濟南知府居二年政成　太祖嘉之以天官六曹之長而明習經制建官均職惟修是宜擢拜吏部尚書修引據古典參酌時宜審地劇易制事煩簡與凡貴賤疎數遠近寛嚴課功覈實賞賜黜陟之類皆籌畫停當未幾卒於位繼之者莫能移易云　宣宗采其事載在五倫書

龔斆

龔斆鉛山人學問該博德行篤實洪武初以明經爲府學教授御史葉孟芳高其學行薦至京師遷國子

司業尋陞祭酒卒于官

白天民

白天民鉛山人洪武初以明經爲邑庠訓導教人有方御史葉孟芳薦之曰學精德邁智慮過人才堪大用召至京師授廣東肇慶知府果有政績著聞

何敏中

何敏中洪武中以才行卓異任祁門知縣上書言時政得失 朝廷嘉之遣行人賜以樽酒陞徽州府知府後轉嘉興府所至有政聲

游志遜

游志遜上饒人慷慨有俊才洪武初為廣西興安縣丞入朝應制賦詩稱旨擢監察御史舉劾不避權豪嘗以忠直見稱後拜四川按察司僉事

羅恢

羅恢字師程永豐人洪武癸酉薦授撫州崇仁縣學訓導嘗上疏言孔子廟庭從祀當以道學論當時有若優於宰予論語記有若言行者四皆有裨於世教記宰予者亦四皆見責於聖人宜以有若居十哲位次而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門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六十位次

之下於義未當宜𨻶啓聖王廟疏奏不報秩滿膺薦
入史館兼校國學經籍兩與纂修　高皇帝實錄永
樂初竣事賜白金文綺陞國子學錄師範端嚴前後
受業者千餘人　成祖祀太學賜襲衣預筵宴滿考
遷博士又六載以年七十陳乞致仕時　車駕巡幸
北京　仁廟在東宮監國朝臣封事率未敢請特爲
遣使上聞得旨俞允時論高之司業吳溥嘗遊其門
率六館師生數千人祖送之觀者塡道時人莫不羨
其榮德性忠厚儀矩端莊望者敬畏孝於奉先遇忌
辰時祭輒感愴泣下既歸掇拾先世遺文訂輯族譜

梓以傳卒年八十有二自號雷菴有寫心歸田諸藁藏於家

陳雅言

陳雅言以字行永豐人幼聰敏異常年十三祖可權嘗閉戶校書言偶至其傍可權隨手抽架上書令誦聲琅然無一字齟齬數過即能背稍長授詩書初學科舉業既遂肆力於古學經史子籍靡不蒐究一夕夢人授以竹簡分丸藥啗之由是文思大進前輩多所推讓元末有以茂材薦辭弗就乃著潛夫擬作閔己寒松二賦以見志雖居亂離不廢著述已而喪父

搶攘中斂喪不盡禮國朝初平江西郡縣設官修舉
廢墜永豐首起言典教縣學屬草創戶口田土失實
供需百出縣官無處置言爲規畫公私始便建廟學
成祭器先生計度招致賢俊以就教育後皆成材收
其族子之孤寒者撫教之有貧而好學者衣食之其
父母妻子相繼而歿無以葬又具棺衾爲葬之前後
不能舉者凡九喪民有負官租三年者督逋甚急貧
無以輸一女鬻之言爲出所逋租還其女郡守屢舉
爲輒以母老辭母終寢苫枕塊三年哀毀喪明服闋
目愈草便宜十五事欲上未行而疾作卒年六十八

彭勗

彭勗字祖期號春菴永豐人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嘗從鄉父老入佛寺獨不拜寺僧强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人大奇之年廿六登永樂乙未進士念親老乞教職就養得南雄府教授在官凡得一美衣食必先奉親諸生化服其爲教以經書熟讀講解爲先作文次之每選諸生之尤者聚一室同飲食躬爲訓導至終其任不替造就甚多雲南鄉試聘爲考官舟抵廣東界有稱臨安府生求見贄以黃金笑却之三日復尾其後因怒叱左右

揄其人不得旣至方鎮諸公禮待甚厚凡場屋事一
惟勗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師昻二公以考官多
私是科則各使人偵之獨勗嚴不可犯故爾九載赴
吏部以急闕仍除建寧教授有許宗道者以醫藥爲
權要所夔因中傷官民人謟事之按察副使王增刷
卷來臥疾道中適宗道女孫飲人家而實轎於生員
游亨門亨歸怒毆其轎夫宗道銜之郎誣游氏父子
魘魅且以其居近童五郎祠爲証遂寘亨叔父七人
重罪俱執其平民因神而下獄者四百餘家且以增
素敬勗恐勗直其誣弁譏勗思中之一日官吏聚揖

增言茲事枉否人畏其威皆曰然昺獨立抗言游氏非巫者五郎非邪神初捐地築城人也事載郡志大人勿信讒衆駭愕而退少選召送志書入乃大愧悔盡釋無辜正統元年少傅楊士奇薦召拜監察御史提督南京學政卓然教條畢立寬嚴得體一時東南士風翕然振起巳未廷試三甲魁選悉出昺門至今論南畿提學必以昺爲第一嘗辯嘉定縣民朱行等三人非謀殺人建平縣民陳艮二陳文二等十五人非強盜衆服其明教官有持身不謹者即就黜揚州安慶知府不稱皆劾罷之又幾九年以內艱去起復

拔授考功郎中先是司府州縣及雜職等官考滿當黜陟者雖公罪但經納贖亦從私罪降用不報爲私過者罰勗謂此不合公罪不降律巡檢倉庫稅務河泊等官犯笞杖罪者不論其功績即於原授資級降用勗謂此合從當歴資級降庶不違定制而前官文過譁然相攻以爲行之年久即爲例不當遽更部堂爲大閧洪武永樂中已行卷牘一一如勗言譁者始服至於吏胥歴役多弊言者方多法以繩之得罪者相繼勗謂法出奸生若不爲定規易守將攪撓不已乃自入奏詔可之俾部堂議條例以進考功爲之一清

已補山東按察副使己巳之變廷議以昜可用乃勑簡練軍壯固守城池督造軍器送京營於是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絕島必親歷以伸寃宣澤爲己任屢抗攘外安內之疏直言不隱如是者四年自陳得歸時景泰癸酉年六十四正學直道確然自守壯老一致不爲流俗所惑南雄學後舊有小祠肖一女子中坐每稱之云靈甚學官弟子恒設祭昜初至家人詹暴卒有爲之私禱遂安明日昜令積薪祠前躬寘火焚之後屢見光怪有勸復之者拒不納怪亦尋息嘗奏言釋氏云凡人生平所爲之惡皆可修齋懺脫道

經有云不忠君王不孝父母奸私邪淫之罪亦可誦經而即滅爲惡明有天討幽有鬼神而曰齋醮可滅豈理也哉且修齋起於梁武設醮起於林靈素固非盛世可傳之典誠世之大害宜漸除之及毁去天下不係叢林寺院停給僧人度牒勒令年少僧尼還俗禁止剏立菴寺修齋設醮庶治道可復所至以拳拳名教爲事若建寧胡文定蔡九峰眞西山輩剏尊賢堂秩祀之官如漢五更桓榮大司農朱邑吳將周瑜宋范文正公胡安定歐陽公朱文公游定夫元高郵守李齊等墳祠皆爲修建又嘗言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道非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則其道無傳所謂集羣聖之大成也濂洛關閩之學非朱子註釋六經而裒集諸子之言則其學不明所謂集羣賢之大成也今　朝廷於孔子至矣而朱子建寧舊宅有祠無祭子孫身服徭役誠非所宜乞定議褒崇幸甚疏入公議是近年增入從祀者多大賢之後累加恩典勗有以導之矣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山東郡邑通志勝覽等集藏於濟南書傳通釋傳學者又嘗集朱夫子以下讀書規範名曰讀書要法若干卷

楊廣仁

楊廣仁上饒人讀書識大體永樂間爲虞城知縣百廢具興民有火災值風烈弗禁廣仁以誠禱得大雨以熄後又雨潦將傷稼廣仁齋沐禱之雨止嘗以誣累獄百姓相率詣闕白其寃得釋及卒老稚遮道迎其喪而泣送之者千數百人

李圭

李圭弋陽人永樂間歷任教官遷國子監學錄正統間拜監察御史巡歷有聲尋陞大理寺丞巡撫河南時流民聚衆賴之以安遷右少卿巡撫畿內諸郡未幾致仕卒居官廉潔優於文學屢上章疏切於時政

王增祐

王增祐貴溪人永樂間進士授監察御史歷陞僉事副使嘗兩奉　勅審錄重囚辨死罪以下三百餘人全活者衆進廣西按察使致仕歷官四十餘年善政無可訾議

周旭鑑

周旭鑑貴溪人歷官黃巖知縣鋤強植弱振興士類表倡風俗致瑞麥騈桑之應累官浙江叅政卒于官民爭先賻奠柩還衆皆縞素送數十里祠祀焉

姚文灝

姚文灝字秀夫弋陽人初侍父于陜時方弱冠讀書恒達旦見者知爲偉器及歸娶獨行親迎禮流俗咻之不顧父喪極哀毁内翰張東白謂人曰是子可以語道矣勵志問學能忘其貧文譽隱起比成進士授刑部迎母就養京師踰年母歿歸其喪葬之廬墓終制其督漕舟處置得宜軍民稱便在刑部纔三月坐累當調外或謂任浅宜自白灝曰職既在是郎一日亦與有責敢獨免乎言者愧服常州水政先諸郡工部侍郎徐貫奉 勑視水浙西灝陳興革事皆見施行還朝上其治狀遂有工部之命灝既受命亟陳水

利六事一曰設導河夫二曰發濟農粟三曰給修閘錢四曰開議水局五曰重農官選六曰專農官任鑿鑿皆經久計朝議行其四事瀕巡行相度雖極險遠忘其勞繪水道圖集水利書其自著又有事宜一編皆行於時及歸大巖下益事著述提學命下輿論允協君慨然以作人爲任條教甚悉大要本聖賢之學而參以時制痛革浮靡考校一斷以公自謂毀譽不入請託不行賄賂不通聞者以爲不誣性方嚴純正平生寡言笑在官無二志在家無嬉容友諸弟兼有壽寧臨事剛毅充其志雖死生在前弗顧也諸書皆

有辯論或欲更訂大學章句灝謂宜守程朱定本

高明

高明字上達貴溪縣人自幼以孝聞年十三母病甚焚香籲天請以自代又割股投粥中母食之頓愈稍長補邑庠生篤學不勸景泰庚午領江西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試政都察院未幾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彭城李苟等苦官吏貪暴訟於朝事下御史臺時越訴者例謫戍邊明奏曰謫戍之例爲妄訴者設苟等訴不誣法當杖　康定皇帝從之因著爲令村民趙剣等爲妖言吏欲冒功執其黨數十人誣以謀反獄上

明曰此愚民處以妖言足矣文致其反何刻也其家屬皆獲免巡按河南縣汙暴誅兇頑風聲凜然郡縣冤獄吏不能讞者悉爲辨之黃河南徙民耕其墳淤者畝收數斛吏議使民計畝輸稅明不可曰河徙不常異日平地復爲巨浸耕者何以供輸議者乃止及還報適邊報沓至乃奉　勑督邊餉人皆趨令靡後期者都御史寇深剛愎自用屬官少當其意者而尤忌江右人獨於明敬愛無斁凡大獄大政惟言是聽章疏當上者俾具草焉　英宗復位天下藩臬郡縣百司來朝監察御史趙銘等劾其罪而彈文出於明

上怒其韞諱命中官詰草奏者衆懼莫敢對明毅然曰彈文實出明手銘等無罪中官入白之　上顧左右曰賢御史也釋不問忠國公石亨以擅權得罪言者劾其不軌　上命明與錦衣衛指揮門達籍其家語達曰亨非有反謀其僮僕不當從坐達然之遂同以實聞得免者四十餘人尋陞大理寺丞凡獄情矜疑者叅錯訊鞫多所平反　憲宗嗣位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蒞南臺以去輦轂遠憲度稍廢而百司亦多自恣至則振風紀明法令痛斥庶官之貪暴者南都肅然會淫雨彌月上章言此皆陽微陰盛之

徵宜修德以回天意　上嘉納之姦民販私鹽者縱橫江上商旅幾絕　勑明剿之乃遣御史顧以山戴琥往捕授以方略擒賊首九百餘人長江以清行舟無阻久之念二親老連章乞致仕未允又疏乞終養上乃許之居無何二親相繼逝執喪哀毀幾不能生戊戌上杭盜起兇燄熾甚　詔起明於家改左僉都御史　賜勑許以便宜從事力疾而行至則先揭榜諭之賊恃險不服乃遣兵擣其巢穴馘其渠魁撫其脇從又以上杭之溪南里寔盜淵藪乃析爲永定縣以統釐之於是汀漳之間晏然寇平又上章乞歸

上憫其久勞痺鄉乃許謝事既歸絶口不談官府事惟與子弟及鄉之俊秀論經史而已給事中虞瑤大學士袁慶祥等皆上章乞起用之然當道多與不合者故卒不用成化二十一年卒於家年六十四歲大司馬余子俊具請明居官廉慎有平閩寇功准賜祭葬所著有終養錄征閩宅安錄藏于家

胡濬

胡濬鉛山人正統末進士歷官杭州知府廉公有威不畏強禦屬邑富陽新城屢旱亟相視之爲開渠築牐引流灌溉民賴之郡有滯獄悉爲剖决治行爲天

下第一杭人至今祀焉

王讓

王讓上饒人天順末進士任吏科給事中在諫垣屢觸忌諱不爲禍福怵一時權貴深畏之有希風旨誣奏之者　朝廷反坐之後擢楚雄知府威惠並洽遠人靡不懷服焉

費瑄

費瑄鉛山人舉進士歷官貴州叅議忠孝睦友出於天性初以主事治水吕梁見上流有渠合泐土沿渠築堤恒潰民苦征役乃募工攻築石堤西則築壩以

殺瀧悍之勢東則嫠長衢以疏牽挽之壅於是漕兵稱便居民立廟祀之

姚明

姚明貴溪人成化間進士授御史嘗出按兩浙歲饑發京儲以賑或難之明曰爲民而死吾不避也竟如指有中貴贈劒既拒之且削其歲餽金數千兩或危之明曰吾爲耳目官敢爲身謀耶後陞陝西僉事卒

姜綰

姜綰字玉卿弋陽人成化戊戌進士除知景陵縣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謫桂陽州判轉寧國府同知

陞慶遠府知府府邊夷四境之外皆賊窟綰討先翦其渠魁乃選健兒教之戰無何皆兵也賊逆稍息述昆鄉韋七旋天河韋萬妙皆酋賊世亂邊會府不能討屬之綰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峒賊共約數萬來攻城綰部署官吏環城守之戰三時賊悉衆穴城我師罷城將潰綰厲聲曰賊計窮矣吾立破之師稍定乃出公私錢餉於衆曰能殺穴城者一級予十金客能清者先登衆隨之緣堞而上奮擊死數十人賊猶殊戰會四鄉兵至綰常約賊來愼且毋戰宜據險邀其歸至皆如約陳于巔呼聲與城中應賊駴

乃引退亟縱兵合擊之追犇數十里斬首二百餘級
死于崖瀨者以千計用是荒厥向治以疾歸起爲河
南按察使卒

婁謙

婁謙上饒人成化初進士任御史陞副使嘗督兩畿
陝西學政以躬行實踐爲教士類風動時汪直有寵
能禍福人謙絕不與之接直銜之使邏校伺察竟莫
可問陞四川布政使卒

鄭齡

鄭齡弋陽人成化五年進士拜官工曹事不當意者

數爭至尚書前冀得其是累四川布政使凡六進秩
政譽日彰在川督糧餉繕兵劇盜野王剛就擒偉績
更著尋擢都御史巡撫河南振憲度察風俗禮賢愛
民顒然中州之望卒賜葬祭

李鏡

李鏡弋陽人登進士歷知岳州府鋤梗植弱崇學博
惠築辰陵磯洩水墾田授民以居民深德之名日李
公隄陞去民不忍捨立生祠祀之後以河南按察轉
浙江布政使卒

汪鳳

汪鳳弋陽人少治經學爲文汪洋渾厚自成一家登成化乙未進士官刑曹治獄明恕凡部中有章疏多所草上出知漳州歷九載以仁恕稱擢貴州左叅政卒四子俱登進士長俁工部郎中次俊禮部尚書偉侍郎佃編修

費宏

費宏字子充鉛山縣人生而秀異年數歲書過目輒成誦不忘稍長負文明與季叔雪峰瑞相下上祖喜曰亢吾宗者必二子也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丘文莊公爲祭酒

補菴費公爲司業甚重之宏益肆力於學居常茹淡服素節縮經費爲購書貲淹通載籍自爲一家言丁未舉進士爲　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宏上春官時祖復菴公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之書曰脫下第宜入北監讀書宏訊其故復菴笑曰吾嘗夢汝入監領班籤籤乃舊相彭文憲公故物也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驗是歲八月　憲廟上賓預修實錄丘文莊公楊文懿公爲副總裁甚推重之加委任焉辛亥以疾請告時史事將就緒敘勞當遷或止之曰盍需諸宏曰吾豈以身徇

祿邪遂決南歸壬子史成有白金文綺之賜乙卯疾愈復任丙辰　皇太子出學青宮改左春坊左贊善己未春聞毋喪守制南歸明年父卒癸亥服闋將起復會有　旨召修通鑑纂要給驛北上乙丑九載考績陞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五月　武廟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丙寅與修　孝廟實錄且爲經筵日講官丁卯擢禮部右侍郎己巳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莫敢吐氣宏獨骯髒不爲意會瑾敗得無他瑾既誅所變更者悉心釐正以遵成法惟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稍增於舊瑾意

也議者欲卽裁損宏謂求賢　國家盛典且開科追期請今科姑聽候後復舊上可之時服其公且恕云九月以逆藩寘鐇平錄諸公卿贊畫功受白金文綺之賜十月陞禮部侍郞力辭不　允故事九卿之長皆得侍經筵　上以春宮舊臣自擢禮部尚書兼日講官知初詩復賜玉帶皆異數也辛未正月賜麒麟衣一襲二月會試天下士知貢舉試院諸需舊皆取之順天府宛大二縣裁數百金而民不堪用且不給乃議以各省鄉試用度皆有羨餘請俱令解部部轉貯順天府庫而取用之遂加舊額三之二諸用以足辛未

以廷薦奉　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時四川
江西河南山東羣盜延蔓流毒壬申冬羣盜寖平
上論功各賜厚賚又廕子一人爲錦衣千戶宏等三
疏辭特改授六品文階又三疏辭乃加太子太保武
英殿大學士甲戌正月賜蟒衣一襲二月進戶部尚
書兼秩如故先是江西盜甫戢而復叛遣總兵李鋐
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鋐以疽死本兵議遣劉暉往代
鋐鋐暉皆良將先常平河北諸盜者也與暉同薦者
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票擬宏執
不可竟用暉寧因啣之既而寧當得　誥贈三代欲

假此交歡乃具百金飲器密遣所親夤夜入餽宏拒之既又餽馬又拒之如初寧益慚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賂寧巨萬金冀爲内援且遍結納諸當路獨憚宏不敢近越數日疏下内閣内侍問所以處之者宏因極言濠跋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爲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部看詳又明日本兵陸完遇於闕下問所以覆奏者宏曰某護衛曾兩革之矣今可復與乎完曰第恐不能不與也宏艴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既而竟與之時濠使在京知宏沮濠而餞寧又恨發其奸思有以撼之乃遣偵卒日夕伺門冀有所得而甘

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宏而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　旨詰責宏引咎自歸力請休退遂有　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寀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黨又陰遣人於舟中縱火行李皆煨燼寧使人尾舟窺之至是見舟焚而無餘貲遂以是復寧寧乃已比抵家杜門謝客足跡不履城府惟築樓一區額曰至樂日課諸子讀書其中鄉縣去會城不下六七程濠雖憾之然以人望思得見宏乃使所親來諷宏屹不爲動濠憾愈深丙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者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人助以

費令据撫瑣屑事入奏且加厚誣欲以聳動　上意或重得罪以快其意奏入秖如例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彭公澤方掌院事洞燭其奸既駁罷且欲加罪焉濠知計不行丁丑春乃嗾羣兇嘯聚奸細以洩忿於宏廬積聚焚掠殆盡又侵斁其先墓慘不可言宏恐與羣從避處縣城濠復嗾羣兇攻城掠其兄若弟各一人以往兄竟死自是羣兇知法不容逭而勢且不可解遂用猖獗時孫忠烈公方巡撫江西乃疏上請兵擒捕下兵部看詳得如請戊寅春孫公乃令藩臬閫帥率兵臨之得渠首二人并其黨數十人宏乃有

寧宇然濠勢日益熾吏於茲土者皆畏濠莫敢造門矣已卯六月濠因宴會殺孫公及副使許公進遂擅兵反隨遣數十騎趣信圖宏過進賢爲令劉源清所斬而濠方一意北向無暇東顧遂無他或勸宏避之者弗爲動且謀與弟宋起義兵勤王會陽明王公方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率兵往皆爲之贊畫方略且遣人間道致書王公議兵事濠平王公欲以功聞宏力辭馬陽明紀功竟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宋當護衛之再請也已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獻策又奮勤王之

義既而臺省諸公皆連薦其事下吏部題覆時 武
廟南巡未及處分逾年 世廟入繼大統甫旬日即
降 勑起宏而宋亦召用尋復遣行人趙與再捧
勑敦速行乃促裝以十月末旬抵京 上慰勞再三
賜以酒饌 勑加少保照舊入閣供事越月賜蟒衣
三襲玉帶一束又以贊畫平逆濠功加厚賚前所得
誥命之燬於火者皆賜重給且有 溫旨褒荅焉時
上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圖治而宏益切篤棐是時
淮揚大水山東河南旱且蝗條上救荒數十事 上
嘉納俾所司施行戶部以各省逋賦甚多自正德元

年以後逋者皆如數徵之乃上言歲遠人亡自難卒
辨擬自正德十年始上嘉納之太僕馬匹額寄養于
畿郡列縣者大爲民累而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
馬歲賦者如故乃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馬價各
十之五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齎銀餘者舊
皆貯京通二倉乃議以外衛軍士終歲勤動竭力以
供京軍今脚價有餘自宜分給諸卒以蘇其困　上
皆從之其經國遠猷類如此甲申五月進吏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時大禮未定　上心未安諸公相繼
去位宏以受　國厚恩未忍遽去諸凡委曲調護

上心漸安縉紳倚之無恐而大禮亦徐以定八月大
同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勢頗洶洶
議者欲遣將出師大舉以討之宏曰變出於激不叛
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
損威重傷實多矣莫若徐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
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
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遂以其事
責之　命下擒脇勇者幾百人誅之鎮城以安乙酉
郊祀賜大紅蟒衣一襲　世廟規制贊畫爲多　武
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餘秩如故賜白金文

綺羅衣鞍馬賜宴禮部時弟寀從子懋中皆編修預
史事寀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賜衣及宴如之金帛
有差蓋一家一時之盛云　上以四方災變異常命
撰　旨令上下同加修省宏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
感人以行不以言　皇上欲盡修省之實則必留心
於政事加意於窮民而後可今用度不能節省則民
財竭於科徵工役不能停減則民力勞於奔走近京
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
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之管領無所控愬大倉無
三年之積而冗食者收充未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

做工者借撥不休忠直之臣以觸忤得罪而未嘗寛
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為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屢
經審錄而不加處決無冤可辯或以優 旨而仍令
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疏入 上深為嘉
納斟酌施行是冬少雪 上躬禱焉方在告手札命
作告文且促出視事既而大雪連日人皆謂 上誠
敬格天而調爕之功亦不可誣也丙戌二月六年考
滿有羊酒寶鏹之賜 上以御製詠春詩及四景律
詩 命宏等恭和 聖心甚悦賜純白玉帶一束大
紅蟒衣一襲白金五十兩自是日有 聖製皆命和

之六月十一大雨　上御平臺召對命自左順門度
文樓歷中左門入賜宏御製七言詩有曉茲忠良副
倚賴未讓前賢專令名之句士林榮之　獻皇實錄
成加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賜白金文綺襲衣
鞍馬是月又賜御製律詩一章以酬史勞時　上政
暇頗事詩詞間與宏討論桂萼謂詩詞小技勞聖躬
且使宏窺意指竊恩遇以壓朝士假是結納以救過
上曰朕學詩不妨政務且宏居輔導有疑亦必諮問
十月御製敬一箴及註心箴視聽言動箴賜宏等宏
言此帝王傳心之要乞立亭刊行天下學校　上如

議賜　獻皇御書四幅桂萼張璁屢疏極力劾宏至五上　上不聽諭朕自有公處無再瀆奏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　上允之令馳驛以還時子懋賢巳登進士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因疏乞侍養　上并允之且令痊日照舊作養恩至渥也既而懋賢家居數年則又促之行鄉嘗大旱里人禱而無驗乃虔誠具禱輒得雨如注人皆異之乙未四月忽有　旨起用且遣行人王獻芝之捧　勑促行時方溽暑或謂行宜稍俟凉爽或謂宜先具辭宏曰吾名位巳極年且衰邁豈志於進取者哉顧惟　聖恩隆重豈可徐緩

務遜讓之虛名而忘事君之大義哉遂於六月朔日
冒暑以七月十二日至京未及　陛見寓東朝房翼
日即荷　御札咨訪政事遣中使勞問賜以上尊珍
饌恩數逾前八月二日既入閣供職午復　召見文
華　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又白銀五十兩大
紅織錦麒麟紗衣一襲且　諭之曰別卿久矣喜再
見卿卿猶康徤凡百宜盡心輔導以稱厥懷宏稽首
謝自是日承顧問　御札稠疊且數　命代祀先師
孔子帝社帝稷及時享捧圭廟廷又甞賜遊西苑遍
歷新構諸別殿每至一所必駐輦顧問天顏和粹溫

旨綢繆抵暮始出且有酒飯之賜一時恩禮蓊益至云宏感激知遇矢竭報稱又得少保序菴李公協心匡弼引用耆俊光復化幾一時縉紳喜見元老天下忻忻想望太平第以累月積勞脾疾復作然猶力疾視事不少怠十月十九日以陪祀歸一夕奄逝訃聞

上用震悼旋命禮部議䘏典云享年六十有八生平二同考禮闈一主試應天四充廷試讀卷官門生半海內尤精識鑑一經稱許輒如其言雅尚儉約衣食不厭粗朴至於施仁舉義則爲之不少靳捐田輸以供諸墓祀其餘以贍族之貧者家居殖農遇歲歉卽

減租或有逋負即焚券不復問幼出補菴公之門見其子若孫貧窶厚恤之嘗至濟寧見有旅櫬在舟覆溺者厚助以俾之歸其志在利濟類如此所著有自慙漫錄若干卷藏于家

呂夔

呂夔字祖邦永豐人明爽有氣節能效唐人爲詩孝廟有道之朝卿大夫怙恩耽寵耄不知退清議鄙之夔乃作落葉詩寓風刺曰千山落處偏於曉一片飛來即是秋又曰天南天北堪容汝莫送多情出御溝都士傳誦壬戌春試名在第九入對策賜第二甲

進士八月授南虞衡主事分司真州釐弊剔冗因以
捄荒貧民皆受分司顧役錢負傭視其力以品其食
不得籍記而勿稽之作義塚以瘞殍已自莅祭泣感
左右益以其暇攻詩似唐王維自題曰近知官舍清
如水更喜官清水不如真州遷員外郎又遷南文選
司郎中劉鐵柯在司寇恃其與援凌壓諸曹嘗爲撥
歷夔移文責之人皆喜夔之直而快鐵柯之挫也正
德庚午晉杭州知府杭自前宋來爲佳麗地習尚奢
逸遨遊無休時過客厨傳上官供億曷有極限夔一
切裁削志在敎化御史張承仁恃才傲使各司獨於

致加禮御史他日告崔銑曰呂某不但氣不降而乃無隙偵之以憂歸年四十八卒

費寀

費寀字子和鉛山縣人文憲公宏之從弟也寀在胎七月而誕弱僅盈掌然啼聲若鍾左耳下有七黑子識者知其非常人也長益穎異正德丁卯舉江西鄉試辛未舉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癸酉授翰林院編修時寧濠陰蓄異志以婁氏故欲結納之寀拒弗近濠中銜之會濠賂倖貴謀復護衛文憲當國柄持不可寀贊協之功居多翌日矯旨褫文憲及寀官比

跡濠遣人陰伺之乃微服從小舟夜數易泊所以避
不測文憲舟果爲濠黨所焚僅以身免抵家濠猶使
羣盜劫掠墳墓己卯濠殺撫臣以兵叛家間道走贑
州上書王中丞守仁曰先定洪州以覆其巢穴扼上
游以遏其歸路使彼進退失據將成擒矣既而濠敗
誅辛巳　世廟繼大位復起編修充經筵官嘉靖壬
午纂修　武廟實錄未幾丁母憂乙酉服闋以實錄
成陞左春坊左贊善在講筵凡進講尚書孟子者六
明白剴切　上每改容聽焉丁亥陞南京尚寶司卿
庚寅改右庶子兼侍講掌南京翰林院事癸酉陞南

京右通政甲午改南國子監祭酒是歲陞南京禮部右侍郎乙未改南吏部右侍郎蒞官於南者十有二年凡六轉官焉丙申　九廟覃恩給誥命辛丑改兵部左侍郎　上以講幄舊臣復改禮部侍郎兼學士掌院事應制奏靈雨嘉禾諸頌俱見褒納甲辰陞禮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未幾　命掌部事自是舉大典禮儀朝政咸得盡力焉　上由是知之而眷之深矣乙巳　太廟完加太子少保凡冊妃告　廟及遣祭諸神祇咸以命之金幣之賜不絕丙申　命撰應制諸文賞賚日益厚丁未二品考秩　上遣中

官賜羊酒寶鏹是年六月特諭加太子太保賜飛魚服玉帶尋復加少保蓋欲大用之矣久之以痔疾作治弗愈　上益念之而竟不起卒年六十三　上聞而悼之輟朝賜祭葬贈光祿大夫謚文通卒之明日上猶以金幣賜及其家

聶豹

聶豹字文蔚號雙江永豐人舉正德丁丑進士乞歸省者二年庚辰始知華亭乙酉徵拜御史劾奏司禮太監張佐違詔收補工匠禮書席不當乞留其弟於翰林直聲頓起戊子巡按福建出爲寧波知府改蘇

州至則治之如華亭亦無加嚴曰吳人習縱肆久不先約之以法教未易行也其後法舉而人果率教丁憂服除以薦召知平陽豹曰國方有急吾不可以不赴既至嘆曰是其民饒於財虜所必攻也為書諭富民及釋其罪之疑者得金二萬餘修郭家溝冷泉靈石諸關隘募兵六千人親教練而使守之壬寅虜果犯郭家溝守者殺其前驅二人虜知有備遁去御史以功聞　世宗喜顧問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明年擢陝西按察司副使鄉人有謗於時宰者時宰怒逮繫錦衣詔巡按御史覆覆未幾時宰亦下獄曰吾慙見

雙江乃豹與相對無怨尤色時宰大悔服明年事白
落職歸永豐謗者則先以他事謫戍而時宰亦旣伏
誅益天之惡傷善人如此庚戌虜犯京師召拜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整飭薊遼軍務尋遷兵部
右侍郎辛亥奏 命巡視京城九門條六事奏之語
皆要且急者轉左侍郎恊理京營戎政數與仇鸞議
不合已而鸞請調宣大兵入衛意在弱二鎮以納虜
豹疏陳四慮謂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鸞益
怒銜伺豹所爲將中以罪旣數月無所得乃已壬子
遷兵部尚書首奏修邊墻建關隘慎選將士預處芻

禮分屯重兵以控要害尤拒絕請託動循法例一時
聲望赫然已又奏城南關遣令少傅虞坡楊經畧薊
州邊務罷易州通州昌平三郡御史冬虜犯紫荊關
豹遣邊兵乘其惰擊之斬首七百餘級甲寅虜攻薊
州凡六晝夜不能入加太子少傅倭奴寇蘇松奏設
總兵官於金山設把總於南匯吳淞江劉家河鎮江
及淮之鹽城俾畫地以爲戰守吳人賴之明年趙文
華請視師朱隆禧請差田賦開市舶時宰主其議譽
之於　世宗豹執奏以爲不可忤　旨得致仕患當
時學者率以知之務用爲良知落支節而遺本原特

揭未發之中學者乍聞疑駭辯詰紛起乃遺書於歐陽文莊其畧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知其發也不可遂以知之發爲良知而忘其發之所自也故學問之功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寂而常定也則感無不通外無不該動無不制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非愚之見也先師云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太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應此豈錄中長語哉初被逮時從容出見使者易囚服慷慨就道室中悲號不𣃁若不聞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神色不動第抗手而别羅文恭見之大驚服長

身玉立操履峻潔而丰采凝拔如孤峰屹峙超特不羣望之令人斂服雖位列大卿而神思靜逸有飄然巖壑高舉物外之氣所著有致知議畧良知辨幽居答述行於世卒之日家無餘金年七十七

楊麒

楊麒字仁甫號四泉上饒人其父禱嗣於衡岳感異夢若有送麒麟者已而麒兄弟生遂以命名麒生而穎異始能言授之書應聲成誦八九歲能暗誦五經稍長兢兢自愛步趨率有繩尺靜夜閱書盈帙每誦諸葛公澹泊寧靜語惕然自厲而性亦近之正德丁

卯舉於鄉　世宗登極始舉進士授知長樂縣丁母
憂復除濬縣前後皆以廉惠稱而嚴田牧馬貴強不
得敗制濬民尤賴之流移還復而𪎭麥有秋民歸諸
德政之應焉召拜吏部主事陞員外郎尋補外爲福
建按察僉事飭建寧兵備時宰有欲庇其親故者一
無所假借人服其不撓晉南京通政參議應天府丞
南京光祿寺卿調光祿寺晉貳工部　太廟營建
上嘗召公卿面對目𧹞爲工部長侍郎事竣賜白金
綵幣俸級章服視尚書居久之有扶鸞降神請修良
鄉河橋者并署督修官姓名以聞　上皆許之既頒

物復追改特以命麒蓋於是意有所注矣麒之才始試於縣令繼試於憲僉他所歷官皆事任不專未有以自見至是日接中貴及士商雜役應酬冗瑣而能以溫恭長厚不苛不激爲衆所與故計料多損削督辦尤嚴而人無敢怨怒費省而功倍　上嘉悅賞賚有加明年拜南京工部尚書人以爲且將大用而遽不可作咸惜其未究厥施云

詹　軾

詹軾玉山人由進士授行人正德末以諫南巡受杖而死嘉靖初諭令錄其子

桂榮

桂榮字君用上饒人嘉靖元年鄉薦由福州司理拜御史建言廷杖謫布政司照磨陞台司理歷僉憲卒

徐九思

徐九思貴溪人初爲句容令歷九載治行爲天下第一其始至羸服坐一笴輿延見諸候人恂恂無所詰難諸候人出相語輿中人誠長者第吾邑得無共黠豪而治乎居三日一吏出空牒而用印内袖中九思搒得之詰其狀羣吏皆叩首曰爲一某親故某事補牒耳非有賕也九思曰吾不治賕治竊印者卒坐之

法已賍戒寮佐毋得擅攬訟及需賦民錢而捕按其
用事胥吏於是人人惴恐于法不敢有所舞每受訟
諜必命其人與親戚偕往從和處其不即和處者面
諭使之心服間一撻之數不過十毋煩置獄然至于
武斷并豪猾不盡法不止也諸所催科受役預爲期
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建而笞責之終不遣一卒隷
下鄉落隷卒列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其黠者多
自引去居恒謂　天子布大惠安能人人賜租蠲役
第在我曹酌緩急而已緩而急憂在民急而緩憂在
國以故終其任無失所者邑故稱爲孔道輪蹄輻輳

取資于民不可計九思減舊額未三之二馬三之一無弗給者士大夫過從所餽不過算器食不以貴重故加篋有廢圃廣輪數十畝躬率吏卒治蕪穢秇蔬果鑿池種魚閒養牧雞豕客過宴飲取諸官中而用之客更欣然爲醉飽去邑東五十里爲衝衢車馬所踐塵土坌積可三尺許遇雨雪泥濘至沒股顛仆相尾乃積甎後之羨數百以行之旅行無苦歲大侵民至屑榆而食而 上方祠釐行官多遣中貴人方士醮神三茅山三茅九思所治也嘆詫曰吾民困至此而忍更驅之役哉謂應天屬邑八是不可分任乎哉

曰救災卹鄰古道也鄰民卽吾民吾何忍紓此而困
彼撈故牘商引之金宿于府者請之中丞直指以供
費躬爲經畫諸使者懾其清嚴竟竣事不復有所干
民忘其後然歲侵益甚穀價踊貴丁中丞癸庚米數
百石使平價而糶取其直于官九思曰今流莩載道
數百石幾何而徒以資糴者彼糴者皆豪也于是從
時價糶其半還直于官而取餘米煮粥召三老受而
分食其餓者居三日報餓者起矣輒按倉穀餘尚多
使稱力分負以去其山谷間稍遠者則就旁富人穀
而取償于倉居平持法寬而至是獨嚴峻有十七人

禦貨而逞穀者捕得立置之法曰是非饑民乃夙盜
以饑文其惡者咸懦懦相戒道不拾遺時京兆尹有
所任隸胥下邑索吏賄不得酗而訴諸庭九思縛而
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他日又以永康侯之幣徵
教讀呂某九思報謂呂某者葢賈人子不習書不足
以辱侯聘尹逾怒而會丁中丞又他有所下治荒者
濶略不甚稱九思以意格之且不平價糴也而諸生
中有受戒懲者復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日
父老數千人擁而廷見稱九思賢泣涕數行下曰微
徐令吾曹有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下瞰堦曰令不

宜若等故且爲移之胡謬稱也衆遂大哭曰必移令
請死于此因極叙九思救荒諸奇策與居恒善狀且
直指某諸生謂彼以小懲而中民父母民誓不與俱
生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吏好以抗上
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入內臺有所舉刺而九思在
刺中且訾其操直指使亦報命中丞要之同刺刺僅
中考而巳事下吏部尚書熊公浹怫然曰吾故聞句
容令賢不減古人今不以舉而刺耶考功郎邦彥具
前後薦劾語報尚書乃論謫中丞于外而特留九思
時謂中丞力不能勝一縣令也九思旣以廉儉著聲

其下化之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過責曰何以見令君爲其稍過侈必相戒令君知之得無不可乎積九載始遷工部營繕司主事將治行而民強留之彌月不得發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衣而泣曰公毋去我度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使我奉之如奉公九思亦揮淚曰毋以訓而曹唯儉與勤及忍耳儉則不費勤則不匱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道也生平不嗜肉食唯噉菜佐脫粟嘗圖刻一菜於縣之前壁且題曰爲吾赤子不可一日令有此色爲民父母不可一日不知此味容之父老有刻公所畫菜而書

勤儉忍于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肖像而尸之朝夕必祝焉已又立祠四五所而其最者在茅山謂其息民于荒獨茅山之役巨也在繕部議當築外城而城址有犯陸都督炳園者都督聲勢亦赫人謂避之便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孰謂陸將軍不如霍將軍乎陸噤不敢發園分爲三亡何出榷荆州商稅舉舊額裁三之一諸聽榷者蝟集倍溢于故乃屬其餘于藏曰吾裁而得溢毋使後人增而取溢也事竣復與外城役所分板最堅而又速役夫不告病遷署員外郎以功實授員外郎督清源磚廠舟北者毋論勢人

達官必使附碍之將作大司空吳公多鄉戚屬以司
空意謂皆不免曰此法也法且自司空出遷都水司
郎中治張秋諸漕河道故通漕者與通鹽者近而不
相接以故漕水溢則汎濫爲田患九思議築減水橋
于沙灣使相接漕水溢則有所通而不侵田少則有
所限而不至涸工成至于今賴焉時司空進而冢宰
倖臣文華代之尋督大軍平東南倭所過張甚河渠
郎迓送恒出境外幣餼充溢猶不得一款色而九思
第遣一介齎牒謁之云郎有事沙灣不敢離也文華
嫚罵投牒于地而九思以貲重得知高州府或謂高

雖遠雄郡也公稱名令久獨不能名二千石乎答曰
吾老矣安能自苦以徼身外物陳牒于冢宰謝不之
任居一載大察吏冢宰司空比而欲絀之考功郎持
不可乃坐以老令致仕九思笑曰老自吾分何至煩
考功令臥貴溪山中二十有二年非禮會不入官府
居恒自奉儉不以老益篤衣絕枲帛然每好施予故
恒坐窘時子給事貞明長矣九思慨然謂曰吾昔用
之邑不盡而以施諸家若既習矣異日毋忘用世給
事拜受教是故其居官首請屯田三輔興水利雖不
盡究識者猶日望之九思既有年德貴至大夫無聲

色好時會閭里集子姓童子歌風雅濂洛數章談說義理典故雍容竟日居家久提學御史耿定向按部句容督其政而仰之時誤傳九思物故耿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思彊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輦于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為恒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即却醫藥不愈日有正命在寢欲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以病之期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思朱衣從數騎啟扉而入嗚呼異已天性孝友重節義不輕然諾彊直自遂為諸生工屬文博通諸經尤精戴氏禮家與少師夏

言同里自舉鄉薦至謁選未嘗造其門及夏之再相能而道被逮也九思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從檻車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爵工部郎劉魁給事周怡沈鍊先後以直諫下緹綺獄損月俸槖饘而致之故吾包御史節節坐與中人競逺戍範白金爲巨羅而銘之曰不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諸有所爲自達其志而已不務爲名高故少能舉其事者

江淵

江淵廣信上饒人辛未進士由沂水縣令徵拜廣東道御史　武宗末年奄竪竊政豪猾倚爲奸首按京

京畿一繩以法都内肅然尋按河南守備石堅世持兵柄發其跋扈之狀而繩斥之時權宦江彬勢熾甚馳官騎挾勸常侧于河南曰谿壑之欲不可厭也置之未幾　世廟入繼大統即勸　上亟戮大奸以昭公道以快人心會廣西有猺獞之變復以淵往至則王行鵰勦之法擇嚮導授之機宜一鼓擣桑江十三寨首斬其渠餘黨悉定乃諭以威信修洛容縣以治之猺獞各感泣助役權大理寺丞致仕歸杜門謝客九年疾卒

徐　盈

徐盈字子謙貴溪人正德末守嘉興宸濠之變　武
蕩南征所過郡縣供億繁重吏緣爲奸百姓驚擾盈
圖料理然鎮靜不遽科率及田鑾事竟寢視他郡獨
晏然時常熟濬白茅港當事者檄發郡丁數萬盈持
曰白茅水患於吾郡差緩驅吾民遠役何忍耶移文
助費不就徵發巡鹽御史行郡鞭撻亭竈勒報鹽丁
里胥乘機虐民民大擾盈爭之御史曰此有例盈曰
例自公作亦是公止豈國憲耶獲止又加意學校士
皆興行吏民守法風俗一變郡中語曰徐公祖步楊
武楊謂繼宗也居六載以讒免郡人萬口稱冤時覲

還過郡老幼遮道號泣立石紀績題曰徐侯墮淚碑

楊時喬

楊時喬號止菴江西上饒人嘉靖乙丑進士歷禮部主事員外尚寶司丞南尚寶司卿應天府丞通政司右通政太僕卿南太常寺卿通政使萬曆三十一年陞吏部右侍郎尋轉左生平清節凜然所至各有樹立雖佐銓政而時乏正卿一切甄別去留屬之主持多採公議持大體不可干以私一時以爲重未幾卒于官

夏言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舉進士授行人選兵科給事中
奉旨覈斥錦衣濫員三千二百按皇莊侵地二萬頃
劾中貴趙彬建昌侯張延齡杜內臣傳乞救知府郭
九皐等緹逮歷兵科都給事中山西陳卿之亂諸鎮
討平之爭功久不决因爲利言發其事遂命往勘功
罪悉當左都御史王憲廷推行邊禦虜有難色言劾
罷之　世廟心大器言特旨移吏科都給事中　上
方與輔臣張孚敬等制作禮樂言疏請親蠶巳議南
北郊分祀議配天獨太祖議禘祭宜虛位皆稱　旨
進侍讀學士兼都給事中經筵日講與霍韜辨論相

仇上至下詔獄謝言又露章論孚敬與冢宰方献

夫私彭澤　上兩觧焉累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師扈

從承天顯陵賜蟒玉金幣禮部尚書嚴嵩請表賀言

謂宜俟回京　上不悅因視永陵進居守勑遲責言

肆怠不恭收所賜銀記璽書手札削少師等官致仕

已遣中使留之復太子太保盡還所賜銀記書札尋

復少師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會慈壽皇太后

喪上皇太子服議僞筆切責言因謝罪乞歸盡削散

官以禮書武英大學士致仕陛辭賜酒饌復留嚴嵩

言之同鄉前輩言以議禮驟貴嵩事之惟謹言失

上意嵩謀代其位嵩爲給事御史所攻疑言風使
上居西苑齋宮御道士冠以沉香冠賜言與嵩言密
疏香冠非人臣法服嵩故冠香冠籠輕紗帽令
見上怒言而憐嵩留嵩慰藉嵩乗間訴言之傾陷
上手勅數言斥之言乞歸華職閑住尋復禮部尚書
大學士致仕代言者鑾鑾得罪去嵩代之　上思言
召復任盡還故官言陵嵩出其上擬票不復顧嵩嵩
默默不出一語上嘗語言欲退西内使太子監國言
頓首不敢奉詔乃止都督陸炳被論言擬票炳行重
豪跪進而解炳啣甚與嵩合謀圖言而總督都御史

曾銑獻河套策言主其議而銑所請兵餉尚方劍
上心難之下廷議嵩極疏河套必不可圖舉朝知其
非不敢言　上乃語嵩言私薦銑於是嵩與言互詰
奪言官以尚書致仕逮銑詔獄炳極意煅煉擬銑斬
詞連言并逮問　旨猶及香冠事竟棄市天下寃之
初翊國公郭勛與言相姤科道論勛不法下獄言窮
治其案勛死獄中　上心不直言又香冠怒故嵩得
間以致之死隆慶初盡復故官賜謚文愍照例得賜
祭葬

徐樾

徐樾字子直號波石貴溪人爲諸生時卽知事性命之學其爲舉子業不拘時態意之所至發所自得而已早師陽明與聞良知宗旨後卒業心齋之門陶鑄益深登嘉靖壬辰進士歷官部曹臬藩嘉靖壬子簡任雲南左布政使值南滇那夷簒立奉　命聲討波石奮不顧身直入沅江仗義撫勦不意那賊詐降縱兵衆衝突遂遇害死之

夏尚朴

夏尚朴永豐人初就試鄉先生以詩戲之輒應聲曰青雲萬里知非遠更有人間第一層時聞胡居仁講

學余干徑從之篤愼躬行毅然以性學爲已任歷官
太僕少卿逆瑾横甚遂退居與王文成友善有舍瑟
春風之句荅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情
時郡人夏言秉政數以詩招隱曰寵利由來是禍梯
功成身退便爲宜萊公不識乖崖意一傕潭淵禍便
隨

南康府

于光

于光字大用都昌人幼知讀書通大義縉紳先生稱之旣長磊落有大志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爲盜區分寧徐壽輝僞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入駐師都陽都昌適當其衝要交互殺掠民倀倀不知所從光召父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寇兵官軍以爲叛從官軍則寇兵又將屠我行見無噍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微君不能生我乃集諸少年趫健者列爲隊伍

朝暮敎以擊刺之法旬月間整整可用乃握劍坐庭
中下令曰賊兵有入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衆皆
股栗賊聞不敢犯同列有忌光能者數潛通構害光
皆先機而梟其首人以爲神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光
之勢遂孤都昌繼陷徐聞光名急捜訪獲之命爲江
東宣慰元帥鎮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徐
而自立更僞號曰漢光乃泣曰我與陳皆君之臣不
道乃爾我可北面而事之耶當是時　太祖龍飛臨
濠定鼎建業豪傑之士爭相奔走光遣使者奉幣以
浮梁降　上大悅而受之光輕騎謁　上於龍江召

芊臣燕饗之禮意優渥賜以金雕頂帽暨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官戍徽州永平翼遣之鎮行十里所復趨還解金連環并絛授之且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召卿來再光感知遇之深誓殫力報効上疏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惟一忠死而後已　上命左右藏之曰此于光誓書也光察僞漢國政不一兵出于外潛獻搗虛之策　上親征九江光與部將皆從飈行電疾友諒以爲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光將兵下黃梅瑞昌諸處亡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戍鄱陽友諒攻洪都　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

諒斃于流矢其子理假息武昌詔常忠武王追之理遂輿櫬銜璧出降光皆在行中與有功焉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大將軍徐魏公往討泰高郵淮安安豐皆下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舊館魏督諸將及光破之遂平湖州下姑蘇士誠就擒及魏公征中原光統銳兵以從益都沂水登萊諸州次第平乃入汴梁克洛陝攻下潼關光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河中帥衆來奪關兩兵方挾戰光舞戟橫貫其中大呼殺入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尸盈野越六月追擊河中拔其城魏公命戍鞏

昌元將擴廓帖木兒屢引兵來戰光輒敗走之敵兵不敢東向遂合諸部兵圍安定州光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戰退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光腹背受攻遂被執百計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戍蘭州元兵來圍城擁光行城下使誘將軍降光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受國厚恩當堅守以伺大軍之至勿爲甘言所誘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尋被害　上悼之賜以布帛令其家成服行喪遣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主配享功臣廟中

余　鼎

余鼎星子人永樂初登進士授翰林修撰博學能文與修 高廟實録及聖學心法遷侍講洪熈初致仕自號南坡有文集若干卷邑人即學宫祠之

魏源

魏源建昌人永樂中進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時歲饑民流源賑給有方流亡盡歸正統間歴陞刑部尚書剖決如流獄無寃滯嘗往西北督察邊防邊將莫不畏服為人器識宏遠立朝侃侃有大臣體

廖敏

廖敏星子人洪武中鄉試選入内閣修永樂大典任

刑部主事宅心公恕讞獄明允爲時所重

殷　革

殷革星子人由監生歷官知松江府清愼自守政聲大著毋喪服闋復知南雄時梅嶺險峻行者艱阻乃募民疏鑿通衢民至今便之後致仕卒于家

黃　維

黃維星子人永樂間由舉人任餘姚知縣政尚簡易務修學校民有健訟者遣入社學久之化爲善士以毋喪歸民訃服闋先詣闕請復知餘姚　敕考績未至京卒

陶偉

陶偉星子人永樂間由監生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不避權勢陞福建按察僉事按治郡邑吏畏而民懷之

胡璉

胡璉建昌人永樂間由監生授監察御史陞山東按察使才德俱優政聲大著

柳芳

柳芳都昌人由進士歷官刑部郎中讞獄平恕陞湖廣叅政尋調山西所至有政蹟時論歸之

曹崇

曹崇建昌人永樂間由監生授吏科給事中秉德不回言論悉當擢陜西按察使風紀振肅

葉瑾

葉瑾星子人少孤貧性穎敏既長以詩領宣德乙卯鄉薦歷儒官三十年所至訓廸有方人才輩出致仕卒于家

劉衢

劉衢星子人榮祖之子由鄉舉任長寧教諭性最仁孝宣德間舉家罹疾母將危求以身代一夕焚香籲

天割股烹粥啖之母病瘥鄉人以劉孝子名之

朱　讓

朱讓星子人景泰間由舉人授御史遇事敢言不畏權勢出按廣東肅振百僚尋陞大理知府多惠政以疾致仕卒于家

黃　玄

黃玄建昌人登成化丁未進士任翰林檢討端謹修飭後以母老終養不出平居手不釋卷杜門不涉公事恬退雅操終始無失德

佘　濂

余濂都昌人登弘治癸丑進士歷監察御史出按遼
陽屢上疏極諫諭武進令尋叅畫征勦蘇松海寇擢
蘇州府同知

九江府

黄信

黄信彭澤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有能聲尋陞廣西按察使未幾轉任湖廣按察司持正不撓進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劉隆

劉隆彭澤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擢廣州府同知勤於政事尋陞福建布政司叅議未幾轉廣西所至有聲

王賢

王賢德化人性質直善醫永樂間屢薦不就嘗道拾

遺金俟其主還之卒年九十三人以爲陰德所致云

史中

史中德化人由歲貢永樂間任衡州通判守法治民不畏強勢歷本府知府轉陝西叅政卒以子珍貴贈太中大夫資治少尹

游瑞

游瑞德化人由歲貢永樂中任給事中陞鎮江府知府綽有惠政在任十八年致仕民懷之

豐慶

豐慶瑞昌人正統間進士任兵科給事中歷陞河南

左布政使滋政有聲後占籍勤縣子耘爲湖口訓導
耘子熙翰林學士熙子坊解元進士代有文名云